



如果你不来安顺(外一首)

□丁杰

山在水里晃悠悠
水从山上轻轻流
一座座桥从天上来
一条条路在云中走
如果你不来安顺

怎么能知道
开门见山好风光
大路朝天任我走
姑娘走过风雨桥

歌声飘出吊脚楼
一支支歌唱好日子
一杯杯酒敬好朋友
如果你不来安顺
怎么会知道

来的时候一首歌
走的时候三碗酒
心里有,梦里有
有山有水有乡愁

歌也是安顺
酒也是贵州
诗里走,画中游
来了你就不想走
醉也爱贵州

醒也爱贵州

相约到安顺

月亮请我听歌
太阳请我喝酒
歌是迎客歌
酒是拦门酒
有歌有酒有朋友

相约到安顺
相约到安顺
跟着歌声走
山歌飞歌琵琶歌

风雨桥到吊脚楼
跟着歌声到处走
走进画里头
妹妹为我唱歌

哥哥陪我喝酒
歌是幸福歌
酒是丰收酒
好山好水好时候
相约到安顺

相约到安顺
跟着酒香走
米酒土酒水花酒
高水流水把客留

跟着酒香到处走
一步三回头

安顺

从字面进入一个地方
再重,都觉得那么轻
你听:安顺
一起念
还是拆开念
都是你心里最想要的那个部分
似有一激阳光
从你的心房由里而外照耀开来
如果进入得再深一点
这个地方其实名副其实
手书与繁写的历史
风调雨顺
波澜不惊
一晃而过的600年
贯城河扶墙而过
依旧倒映着人间的烟火
小巷 石桥 石井
挥之不去的市井流光
晚不到清明上河图几个月光
传说中的夜郎

安顺吟

□剪艳罗加

还站在古王国虚无的夜里
振臂一呼
令无数膝盖磕得江山地震山摇
什么都不用说了
最后还应该告诉你
人们通常都叫她的学生名字
黄果树
叫得再小声
世界都能听得见
一如雷贯耳

安顺蓝

天空的蔚蓝
和天空下的白云
都是再自然不过的颜色
飞机掠过云端

蓝色才有了更广阔的意义
请到安顺来看飞机吧
就像冬季就到台北去看雨
一架飞机,一只不死鸟
一次起飞,一次重生
天空电光火石般巨响
地上花容失色的尖叫不绝于耳
如今的安顺,声浪太强
天地摇晃

多彩的贵州
安顺蓝
最跳色的一抹
因为
有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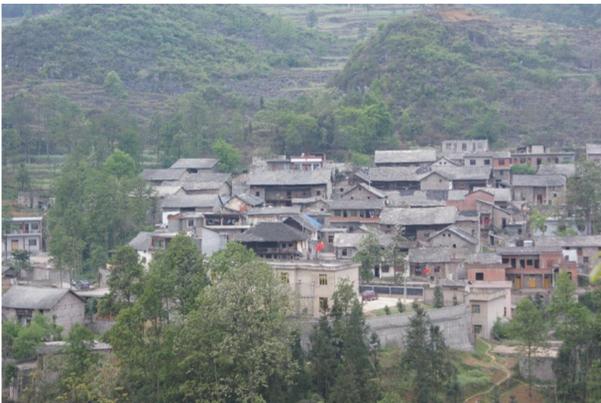
儒林路

幸好
一条路
给一座城
留了条后路
让我们还能找到自己的家
找到自己
如果走得再远一点
沿街两岸 以及扶墙而过城河边
还能一一看见
手书 繁写
作揖 跪拜
烟土 掌柜
科举 门第

儒林路不长
如果没有醉酒
一个跟踉
就能走到头
儒林路很长
一头在脚下
一头却在看不见见的城墙里

大朝门的阳光(组诗)

□梅世泽



梅家堰坝

有风吹过,水波微微
漾起层层笑意。梅家堰坝是一道历史
皱纹
横亘在祖先们无数坎坷之上
堰外小河流淌着子孙们
无数的向往和欢乐

有风吹过,有人正从堰上走过
远处的老石桥,已经凝固成
我心中无法伸展的问号
岸边的小树林为我的到来

鼓起热烈的掌声

踏着先人们踩过的石坎子
我一步一步走近,内心隐藏着激动
亲爱的梅家堰坝,不只是一道水堰一个
村庄
不管有风无风,我在千里之外
曾经无数次泛起涟漪

大朝门的阳光

大朝门的阳光好明亮
参差不齐的石阶

如老人脱落的牙齿
一些年轮在墙脚的老树兜上
斑驳。稀疏的鸟鸣声仿佛时间之箭
一点一点掏空我的思绪

阳光如鞭,抽打大朝门曾经高昂的头颅
抽打着我躲避不及的一个转身
在正午的艳阳之下,皮鞋鞋里
我的光脚丫还是忍不住潮湿
乡亲们模糊的笑脸在召唤
我一步一步,深入大朝门

风吹小石门

青葱而又衰败的野草
欲坠未坠的石块。在小石门边
我童年光滑的足音,还躲在十五米外
那棵老榧树下独自呻吟。我的忧伤
如眼前的晨露一样鲜明
调皮的麻雀,请你不要去触碰她

一阵清风,我的心情已经摇摇欲坠
又一阵清风吹过,沉默不语的小石门啊
那些夏末秋初的石坎子上,我和堂兄
弟们
抛下的铁圈、五子石、玻璃珠,被谁
捡去
那些躲在石头缝隙深处的记忆
一阵清凉,一阵温馨

铺台边

每一片叶子都有一个飞翔的梦

那些花花草草总有睡醒的时候
古老的铺台,是古老的梅家堰坝
年轻而又短暂的向往

那些农耕的手掌上,憨厚的老茧
很想抚摸一下商业的柔软
只是铺台的边在哪儿呢
时光的脚步很无情啊

泥土的梦只能在泥土里发芽
站在高高的铺台边,我看到的几块
冰凉的长条石,是从农业经济的土壤里
长出来的一道坚硬的记忆

白门楼

白门楼已经不存在
这是一件好事。也许她从来就不曾有过
这是更好的事情。可是
白门楼已经存在于梅家堰坝
古老的历史,存在于
坝上人家永久的记忆

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然而,一个地名不可能拴死
一座古老的山寨。让我们想象
白门楼上曾经有过的歌舞升平
或者,有人手持刀枪在上面出没
也许其中曾有一两位女侠

一下子,我的想象变得更加丰富
白门楼,也因此更得体

西秀三题

□古秋

旧州

春天的列车拨动神的手指
搭裹那江河一路往东
旧州伸出双手鞠躬致谢
文昌阁 莲花古井 碧波湾
下车喝杯沙哑的屯人酒
听听扶风夜笛是什么笛
华严晚钟是什么钟
柳色中开始起势的仙鹤
有点诀别的况味
花朵之事 人总是最后醒来

虹湖

傍晚,虹山湖空旷的堤坝上
一个人极目骋怀,把周围的人群
置身于千里之外。极光之光
来自喧嚣内部,来自表象上的
巨大磁场。隐秘的道路
几度修改旧色 删繁就简

榕昕牧场

已经不再适合窃窃私语
微风走下狮子山 折叠了
男孩洒向湖心的抛物线
清泰庵内 和尚正在念经
发黄的那一页 字迹模糊
像一座颓废的公园
在月光的抚摸中避难

喜鹊把沙哑的喉咙清了又清
流水最是无意。润泽的方式
羽化了石头内部的愚钝和沉默
在虔诚的瞭望里。芦苇花和奶牛群
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浪漫
另一个负责派遣切香排队
群山之上,缓缓落下的松针
还在赶路 它们要在云来
变成洁白的枕头之前
决然在梦境的草原放开马匹
看那些千年逐梦的人啊
欠身端起银色的酒杯

古镇诗章(组诗)

□西门坡



旧州老桥 □卢维 摄

旧州

终于找到那些下落不明的
白云,和小嬢嬢
一座幽静之城,这
移动的江南小火车
你要像个孩子,随意
从西门、承恩门、安顺门、小南门
万里封侯门,溜进来
屋檐挂满云朵和明月
青石板细数你的脚步,一条老街的
萨克斯管,被穿堂风在黄昏奏响
你带来一具空皮囊,而你将回馈你
鸡辣子、糟辣豆腐干、小葱姑,以及
三钱清风,二两虫吟。
转过朴茂居,六百年前
穿大袖子的小嬢嬢,就立在
鲁氏老宅的么门边

西街

月亮挽着流水绕过老宅,划向
街尽头,六百年前
一些人从这条街出发,去了远方
另一些人固执地留下来,种下
瓜果、石板房子,和女儿
清风呢喃,操明朝方言
在小南门,令明月锁住流水
和一截旧时光。
石板太轻,脚步太沉
而三角梅举起一束爱意的圆
在街的拐角处,等待
所有身心俱疲的人们,而你
要坐下来,和她们好好谈谈

扶风亭

而一直有人归来,在扶风亭
稍作休整,再回到家里去
也有人从这里动身,去了远方
走得太急,需要
停下来歇会儿,再出发
大风依次吹来笛声、满天星斗,和明月
而我想要的是,要穿过扶风亭
才能进入碧波小区,人们形色匆匆
黄昏,细腰的月亮斜靠
扶风亭的左手边,是否还有人
在此小憩,发呆。或等待
离去经年的爱人,归来

客棧

仿佛从明朝驶来的船,停靠
西街,吐出大袖子的旅客
一生中,是否需要
一所老房子,来安慰这具肉身
是否需要一艘船,运载它去远方
这些搁浅的老房子,一如中年
散发腐木气。人生如寄
一所老房子就站在原地
等啊,等它的主人归来。而那么多人
陆续到来,须臾又要离去

鲁大东花园

要蹚过多少条河
踏过多少条青石板路
才能找到你,在一座花园
从绿叶、花蕊、露珠,将你认出
一定有一双眼睛深情
望着你,在鲁大东花园
天竺葵、锦带花、三角梅
这些姐妹的眼里,满含热泪和悲悯
一座花园属于赵家小姐
也属于贸然闯入的张家小姐
李家小姐,以及王家小姐
在尘世,做物质短暂的情人
那是小哥哥,最后的理想和尊严

佳话,也一直
在蝴蝶体内,流传
而你可以采摘一束野百合
放在情人的窗台,悄然离去
也可以倾其所有,只为那女子
修一座花园,或建一棟楼

周之冕故居

出状元,纯属偶然
初夏,你同时看见
花开,花落。丁忧后,决然
远离仕宦,主讲凤仪书院
教几个小小童蒙,度日
三钱清风,二两虫吟。
天竺葵于黄昏次第点亮墙角
那么多人,闯进来
这是状元师,不曾料到的
你只是捻着胡须,笑笑
倒希望,两三门徒
不期而遇,或
寒夜,鹤林、翰伯前来
扣门,你亲自煮酒、煎茶
兴致上来,以漂亮的书法写几行诗
门徒们随声即应和,不觉已至天明
又抑或是,几个友人
专程来拜谒,到门前
却又折身而返
而消费主义的鼙声
自足意满,起伏跌宕
不断打击这座
改造得面目全非的老宅

故居中的桂花树

老娘王姨妈
没砍掉园中的桂花树
邻居一夜间便除掉
故居中两百岁以上的香樟、黄花草
罗汉,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老树
长出虚胖的水泥房
初夏,故居中唯一的桂花树
也挂上营养液,我们到来
它还没有开花,只献出绿叶
另一间客栈的围墙
阻挡了它的生长
那时,状元师浴花香的
小径,于某个时辰
曾抵达它的圆心。而树下
我们,不吟诗,也不作赋
只是大声聊天,说笑,嗑瓜子

客棧夜雨

不要被假象迷惑
比如天竺葵抬头望见
月亮打伞过路
感动得流下泪水
而事实是:
梦和客栈航行至午夜
搁浅,神把雷
投进黑云的炸药库
小兽四处逃散
旅客,上半夜
轻挽丰腴之月入怀
后半夜,又不得不
在炸雷和倾盆之雨的
摇滚乐中,捂紧双耳

柳堤

绿色火焰点燃一条河的激情
推远青山和房舍,清晨或黄昏
密集的鸟鸣击穿那么多肉身的左心房
寒光一闪,从柳荫深处甩出白鹭的飞镖
而进入雾中的人,需要一匹绿色之马
引领着呼吸与奔跑,也需要
一条鞭子的抽打,或一枚飞镖的击中

